



一个与群众同甘共苦的 乡 总 支 书 记

穆 荆 人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內 容 介 紹

本書以報告文學體裁，通過真人真事反映了一個幹部的工作作風、工作態度、工作思想。由於傅文祺同志能夠密切地聯繫群眾、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也就是同甘苦、共命運，仔細傾聽群眾意見，幫助群眾解決具體困難，又引導群眾克服落後意識，從而獲得了群眾的擁護。我們又可從書中看到傅文祺自己善於把理論變成行動，切身力行，率先示範；踏實深入、調查研究，正是這種踏實地工作作風，這種深入實際的作風，這種走群眾路線的工作作風，使得傅文祺成為群眾愛戴的黨員幹部。相信本書，有益於基層幹部，有益於即將和已下鄉、上山的幹部同志。

一個與群眾同甘共苦的鄉總支書記 韓樹人 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哈爾濱道里森林街副1號）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01號

地方國營建設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黑龍江分店發行

開本78×1092公厘 $\frac{1}{32}$ 印張1 字數24,000 印數：1,301—2,750

1958年1月哈爾濱第1版 1958年7月哈爾濱第2次印刷

總號：362

統一書號：T 4093·71 定價：(5) 1角

一、“能不能不叫他走？”

剛交二月，一個突然的消息傳到了幸福社，“傅老太太要走了，要離開幸福社了”。

吃過晚飯，社員們冒着風雪，湧到合作社的辦公室來。辦公室桌上的煤油燈被人們給圍住了，炕上、地下也擠滿了人。新得到消息的人探問着“傅老太太”要走的消息是不是確實，更多的人，把話題扯到“傅老太太”的好處來了：

“傅老太太和咱們可真一個心，和咱們一塊干活，他可真是一個好幹部”。

“要沒有他和咱們一塊泥里水里的干鼓舞着咱們，咱們去年非扔些地不可。……”

“不用說大事，就拿咱這個辦公室說吧，以前破破亂亂，他住下后就給收拾幹淨了”。

老傅的好處愈談愈多，~~大家都舍不得放他走~~。人群中不知是誰，冲着支部書記喊了一聲：“咱們不能請求上級把老傅留下嗎？”這個提議受到所有人們的贊成，他們要求支部書記把他們的意見轉達到鄉里去。

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兒呢？~~傅老太太~~又是誰，人們為啥對他這樣難舍難離呢？

說起“傅老太太”，他並不真是一個老太太。他叫傅文棋，是石岩鄉的總支書記。1956年，幸福社乍辦起高級社，他就到這來工作了。

從打他到幸福社以後，他就和群眾同甘共苦，真象一個慈祥能干的老太太對待自己家業那樣對待合作社，所以社員們都

称呼他为傅老太太。傅文棋确实是非常关心社員，不管那个社員有个什么困难，他总是設法帮助解决；誰要有个什么錯誤，他总是和顏悅色的給你講明利害，使你既能改正錯誤，又覺着痛快。

傅文棋到底怎样和群众同甘共苦，从而受到群众这样的愛戴和信任呢？要說起來話可就長了。

二、到幸福社去

傅文棋原來是新正村的文書。那时他不僅文書工作干的很出色，曾經几次被縣里評为模范村干部；而且他在搞互助合作运动上也很有成績。五二年就領導群众办初級社，而且也曾被評为縣里的模范社。在1956年合作化高潮以后撤区划鄉时，縣里感到他領導群众办合作社有經驗，有工作能力，才調他到石岩鄉当总支副書記。

傅文棋今年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了，他从小就飽尝了旧社会的痛苦。共產党來了以后，他才在党的領導下逐漸的提高了階級覺悟，認清了農民只有跟着共產党走，搞社会主义，才能拔掉窮根扎下富根，所以他搞合作化的意志和信心是坚定不移的。

当他被調到鄉里時，心里又高兴又胆怯。高兴的是他將要親身去領導象苏联集体農庄那样性質的高級社了。自己能够对高級社的巩固与提高貢獻一点力量，这是多么光荣的任务啊！胆怯的是自己过去是村干部，冷丁到鄉里工作，領導群众办那么些高級社，該怎麼干呢？心里一点数也沒有啊！可是又一想：一个共產黨員不能怕困难啊！虽然自己沒經驗，只要依靠党的領導，依靠群众的力量，自己再努力學習一点，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于是信心來了，他愉快地走到了工作崗位。

他到鄉里不几天，鄉总支委員會便开了一次会，研究和决

定鄉幹部對合作社“全年包干、分工領導”的問題。人們都紛紛報名上自己熟悉的合作社去，可是誰也不提到幸福社去。

鄉總支第一書記心里核計着，究竟由誰來“包干”幸福社好呢？原來幸福村（就是現在的幸福社）是全縣最落后的村，不論什麼工作到那里都很难貫徹。雖然已建立起高級社了，但他的基礎和他現在的生產行動，比起別的社都差的很多。從打黨員郝光榮從軍隊上轉業回來，在1955年這村才由他領導十幾戶辦個初級社。在合作化高潮時期，老郝在村里發動些積極分子，積極進行宣傳工作，這個村也就隨着運動的浪潮建立起高級社。但是，老郝工作雖然積極，可是他從軍隊轉業回來才只有一年多的時間，再加以前他又不是農民，又加高級社是一件新事物，所以很缺乏領導經驗。根據這種情況，第一書記考慮再三，認為傅文棋對辦合作社有實際經驗，有工作能力，由他包干幸福社是對工作有利的。他把他這種想法提出來以後，經過了總支委員研究，一致認為傅文棋到幸福社去比別人都合適。

“老傅，你包干幸福社怎麼樣？那里是咱們鄉最薄弱的社，也是全縣最薄弱社，合作化基礎差些，群眾覺悟比一般的社差些，工作困難些，你有啥意見？”第一書記鄭重的征求他的意見。

“行，我一定要完成黨給的任務。群眾覺悟差些沒啥關係，要沒有黨的領導，連我自己也稀里糊塗呢！只要同志們多幫助我一些就行……”老傅這樣表示了自己的信心，並誠懇地提出來自己的要求。

散會後，老傅便馬上捆上自己的行李準備當天去幸福社。這時第一書記又向老傅個別的詳細的介紹了幸福社的情況，告訴老傅說：“別看那里是最薄弱的社，可是群眾還都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只要你能依靠黨，依靠群眾，把群眾發動起來，

就能搞好工作。”

傅文棋一边走着，一边琢磨着第一書記囑咐的話：“只要依靠黨，依靠群眾，把群眾發動起來，就能搞好工作”這句話。從此，這句話便永遠縈繞在傅文棋的腦子里，並成為他實際行動的指針。

三、安 家

牡丹江兩岸的積雪已開始溶化了。陽光照耀着江面，冰上浮起了点点的水珠，像寶石似地閃閃發光。這一切都告訴人們，春天來到了。

傅文棋站在江堤上，望着對岸的幸福社。一座座草房排置在山坡上，山脚下橫躺着牡丹江，好像母親的膀臂緊緊地擁抱着山下的村莊。這美麗如畫的景色吸引了老傅。這樣一個好地方，要經過合作社幾年的生產建設，那真是糧食堆成山，鮮魚吃不完，豬羊遍川跑，樹蔭遮江面，……他高興的笑了，一口氣跑過了江面。

過了江，他一直走向合作社的辦公室。進屋一看，冷清的沒有一個人。南面靠窗的地方放着一張破桌子，上面落滿了灰塵；窗上的玻璃被人打碎了用報紙擋着，風一吹一“呼嚕”；北面有條土炕，炕上放着半截炕席，炕頭上放着一條已經看不出“魂”的破被。

他把行李放在炕上圍着屯子走了一圈，也沒碰到社主任或黨支部書記。只見馬都栓在太陽地里，有的在閉目養神，有的在互相啃痒痒，一團團脫毛散落滿地。牲畜糞和溶化的雪水，流滿了街道和每個院落。有的社員悠閑自在地蹲在窗前，一邊曬太陽一邊嘮嗑。傅文棋正想找他們嘮嘮，可是人們看到他一來，便進屋去了。他想，不怪大伙都說這個屯是全縣最落后的屯子，說不定費多大勁才能把工作搞起來呢！

他一边走着一边凝神地想着刚才的情景。突然在他眼前出现一个小臉紅紅的孩子，親切的說道：“老傅大舅，我招呼你半天你也沒听着。”老傅仔細地端詳了一下站在他跟前的孩子，原來是老鄰居——李登明的大小子。孩子扯着老傅的大手，叫他到家去串門。老傅答應等一回兒找主任研究完了工作就去。孩子听了松开手，踏着泥水巴味巴味地跑了。老傅看着孩子的背影，心想：想不到，在这个屯还有个熟人，研究完工作一定到他家去，通过他摸摸这屯人的思想。

他回到社的办公室，社主任郝光荣正在这等着他。郝光荣看到他，像是見到了救星，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傅書記，你可來了！这几天我开几次会發動送糞，社員也不干，大伙都在家呆着。……”郝光荣像打机关槍似地講起这几天的工作情况。老傅問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大伙都不干活呢？”老郝很焦急地說：“什么原因，一句話，群众覺悟水平太低。”不用說別的，这两天听说你要來，我就給你找吃飯的地方，找誰誰家不理，我家又不在这屯子住，你說这可怎么整？”“別着急，吃飯的問題我有办法解决。”老傅一边安慰着老郝，一边心里尋思：“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群众不愿給干部飯吃，工作还这样难开展呢？”

“在这屋睡覺行不行？”老郝問老傅。

“滿行！”老傅爽快地答复着。郝主任看看这屋那像个住人的地方，可是不住这又住哪，心又冒起火來。

“老郝，咱們晚上研究一下工作怎么样？”

“好，我先回家把行李搬來。”

郝主任走后，傅文棋便到李登明家找飯吃去了。

傅文棋到李登明家吃飯，有人便背后議論說：“他在老李家吃不長，再吃二頓就吃不下去了。”

說起李登明家的飯也確實難吃。去年李登明鬧一年病，家

里孩子又多，很困难，頓頓吃的不是合作社借給的就是政府救济的高粮米。吃的好坏不說，他老婆是个二層眼，屋里又“埋汰”，飯里常吃出草叶、虫子或蟑螂來。可是傅文棋是怎样想的呢？他認為正是为了使这些人拔掉窮根，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啊！他更感到自己的責任重大了，他建設社会主义新農村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四、沒有开成的会

傅文棋住下以后，和党支部商量一下工作步驟，第一步便是召开个社員大会，动员开展送糞运动。

这天下午兩点多鐘，合作社門前的鉄鐘被敲得当当山响。人們听到了鐘声，只是淡淡地說了声“又开会了”，而后該干什么还是干什么。直到点灯以后，干部們到各家找了兩、三趟，才稀稀拉拉的來了十几个人。來的人都一声不响地坐在背灯影里抽烟，也不知道是誰还靠牆呼呼地睡上了。

傅文棋在这沉悶的会場里，坐立不安。他和到会的人們閑唠着，但人們只是閉着眼睛用鼻子哼，不表示任何意見。他无可奈何地只好坐到灯前，对着一晃一晃的灯火又思索起來：是什么东西造成这种难堪的局面呢？群众真的落后嗎？群众真的很落后，怎么能办起高級社呢？應該怎样才能把群众發动起来呢？这一連串的問題，一时又都回答不了。

“开不成啦，散吧！”有的人喊道。先到会的人都等得不耐煩了。傅文棋到門口看看，外面一片漆黑，前院的灯光已經熄滅，人們已經睡了。这时候，招呼开会的社主任、党支部書記都回來說：“又开不成啦！叫誰來誰不來，听說开会都睡上了。”干部們这么一噲噲，先來的十几个人也都自动地走了。

傅文棋回到合作社的办公室，帶上了老花鏡，打开了筆記本，想看看鄉干部会上布置的工作記錄。但是，开不成会等等

一連串的問題，又在他腦子里跳動。他捧着筆記本，苦心地思索着，仍就找不出原因來。他把這些問題提給社主任郝光榮，老郝便談起了“幸福鄉”過去的情況。

“這個屯子由於面水背山，偏收江魚、黃烟、大西瓜，人們都樂於從事這些省力、省心、來頭大的副業生產，對糧食生產從來不大重視。從打組織互助組時候起，直到現在也沒有改變不上糞的這種習慣。再加這個村過去的黨支部，只有四個黨員，力量很薄弱，對群眾的教育工作搞得很不夠，於是這村的一切工作都比別的村難搞，人們都說這裡落后。雖然過去的區委會幾次計劃要到这里踏踏實實工作一下，以便改變這村的面貌，但也沒有實現這個計劃。在平常干部下鄉時，一般也都不願到这里來。偶而來一個干部，也只是把干部捱一頓；把群眾批評一頓，呆幾天就走了。這樣，群眾就不歡迎干部來了，有時來了，群眾也不願給干部飯吃。群眾愈對干部有意見，干部愈不愛來。在高級合作化運動中，貧農和下中農都熱烈要求辦高級社。高級社雖然成立了，可是生產習慣還是老樣。再加干部缺乏領導經驗，光忙着訂立各種制度，生產老也沒有組織起來，人們仍就還是按着原來的習慣干。別的社送糞、修渠筑壩，干的熱火朝天，這裡群眾卻發動不起來。

郝主任介紹完這段情況，也就到小半夜了。郝主任睡着了。可是傅文棋怎么也睡不着。他一直在想着老郝說的“來個干部就是批評群眾落后、開會、吃飯……”這段話。這次大概我也是犯的這股子毛病。於是他便回想了一下這一天的工作，越琢磨他越覺得自己是犯了這股子毛病。可是怎么做對，現在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他後悔來前怎么沒好好向別的同志學經驗，明天一定回去找第一書記談談。但又覺得這不對，來一天什么事也沒干就回去，這不是向困難低頭嗎！他又想起在從鄉里來時第一書記囑咐的話：“把群眾發動起來就能搞好工

作”，可是現在自己和群众关系这么远，怎么才能發動起群众啊？想來想去，冷丁想起以前在村里听党課时講过：党员必須关心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發動起群众。……这不由得又使他想起1946年土地改革时，工作队乍到屯子里，人們不了解他們，和他們很生疏不敢接近他們。可是由于工作队能和群众一塊吃糠咽菜，一塊下地干活，才發動了群众，領導群众斗倒了地主，群众才認清了共产党是为窮苦群众服务的。想到这，他心里亮堂了，找到了工作的門路。傅文棋下决心要向过去來开辟工作的老干部学习，学习他們深入群众、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的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精神。

傅文棋越想越兴奋，一翻身爬了起來，不小心碰醒了身旁的老郝。他見老郝醒了就急忙問他：“老郝，你說怎么才能把群众發動起來？”老郝一听又是發動群众的問題，这也是他一直撓头没办法解决的事情，于是便毫无信心地說：“要我看哪，先把群众那个落后勁打掉，再訂个紀律，誰不干活就扣誰的分，他就干活了。”說真的，老郝覺得除此之外也实在拿不出別的办法了。“紀律倒是非定不可！”老傅抽了口烟又一字一板地接着說：“‘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都叫咱們背熟，念慣了，可是怎么才能服务得好，这真不是容易的事情啊！”他頓了一頓又說：“当你還沒和群众結成一个心眼，還沒真正給群众办出好事，就光开会，批評人，群众怎么能听你的，怎么能給你飯吃呢？你不真心体貼群众，群众怎么能对你說心里話呢？我不反对制度，但光靠制度不能真正發動起群众，更不能从思想上發動起群众。要我看該打的先不是群众的落后思想，倒是咱們的工作作風。”“傅書記，你大概是要‘說服教育’吧？可你連会都开不起來，你教育誰呀？我看不硬卡是不行的。”郝主任沒有同意老傅的看法。

五、拿起了鎬頭

从打發动党、团员带头行动，和各隊开会动员社員参加送粪运动后，总算打破了沉靜的局面，每天都有那么十来个人出来整粪，可是光挑干爽地方打扫。傅文祺感到这种干法够呛，不用說粪坑，就是溶化在泥水里的粪和垃圾也整不出来啊！正好一隊長赶車往地里送粪，打这里經過，老傅便和一隊長商量：“是不是先起便所和牲口圈里的粪，……”話还没說完，一隊長便接了过去：“这样干大伙还不愿干呢！”一隊長剛說完覺得这样对領導同志有点說不过去，馬上又解釋說：“便所和牲口圈里都化的下不去脚啦。”老傅笑呵呵地說：“应该对社員好好解釋下上粪的好处。”“那还用說，庄稼人有几个不知道上粪的好处，可是他們不愿干你又有啥法？”一隊長說着苦笑了一下，鞭子一晃便赶車走了。老傅眼瞅着一隊長漸漸走远了，虽然他那笑呵呵的面孔还没收斂起来，可是心里却很不是滋味，不知道是惱怒一隊長不負責任，还是恨自己沒有办法。

在屯子中間的大道旁，有一个二十來歲的年青小伙子，做着棉襖露着紅絨衣，一声不响地拿着洋鎬刨着溝边的凍粪。他身旁边还有一个扎小辮的姑娘，弯着腰用粪筐“撮”着小伙子刨起的粪。这一对青年的热情劳动吸引了老傅，他不自覺地來到他倆的跟前。当兩個青年發現总支書記站在他們身后时，那个小伙子便直起腰來搭訕着說：“傅書記，这个粪的質量不錯吧？”

“不錯不錯！”老傅热情的回答着。于是老傅便和他們嘮上了。原來他倆都是高小畢業生，共青团員，男的叫潘守寬，女的叫潘香春。嘮了一會兒，老傅动员他倆先起厕所去，省得化透不好起了。他倆現出有些为难的样子，但不好說不干。老傅看他倆有些迟疑，就猜到他倆也是怕下不去脚，便說：“埋汰怕啥，

我先去刨，你倆在外邊用鍬端。”他倆眨着眼睛，瞅着傅文棋，停了會兒說：“那好吧！有傅書記帶頭，咱們就去。”說着他倆把鍬擦了擦，便跟着傅文棋去了。

糞坑的浮皮已經化了一層，被太陽晒的蒸發出一股難聞的臭味。傅文棋從潘香春手里接過鐵鍬，先把化的那層撿出來堆在牆根下，便跳下糞坑一鎬一鎬地刨起來了。這時潘守寬又回家拿來一把鐵鍬也跳下糞坑往外扔老傅刨下來的糞。潘香春蹲在坑沿上用鍬端，他們三個人就在此處干起來了。

到歇晌時候，就把這件事傳開了。有的人說：“這個鄉干部和別人可不一樣，真領着大伙干哪！”但也有人說：“哼，這咱那個干部都會先干兩下給你看，干屁大一會兒就完了。”吃過午飯，有些好奇的青年小伙子，站在學校牆外很遠的地方，看他們起糞。老傅看到遠處有些人向這裡看，他也不吱聲，還是悶頭領着他倆干。約摸又起出一車多糞的工夫，一些人都到跟前來了。“傅書記，這糞能起嗎？我們心思不好整呢”，一個三十多歲的人慚愧地和傅文棋嘮着。傅文棋一邊干着一邊對着大伙說：“要不趁大開化以前刨完糞，以後就更不好整了。咱村這些糞，要是都能送到地裡去，那管保能增產！”

這時候，周圍站的人也插咀了。有的說：“那可是不假，種地不上糞，一年瞎胡混，咱村糞是不少，可就沒人整。”還有的說：“家要沒點零活，這糞可早起了。”這時，有些人就回到家裡拿來鍬、鎬也干起來了。

在第二天，參加刨糞和送糞的人就多起來了。傅文棋和大伙在一塊整天參加勞動。說也怪，這回誰也不拿他當外人了，都叫他“老傅”。人們一邊干活一邊向老傅提出不少問題，像刨糞工分是多少？今年地怎麼種法？……許許多多問題。老傅高興的心都要跳出來了，他想今天收穫可不小，怪不得群眾不

干活，这还是有好多具体问题没解决啊！于是他一面干着活一面听着大家的意见，一件一件的都记在心上了。

傅文棋把他了解到的一些问题，提到管委会上。管委们很快提出了全年生产计划，当前小段计划和创粪工分等各项草案，交给各队讨论，于是幸福社的备耕运动，便高涨了起来。每天送粪的大车，川流不息地把粪肥以及陈年的垃圾，送到田地里，屯子里顿时出现一幅从没有过的欣欣向荣的景象：街道变得又干净又宽敞了，空气也新鲜了；各家的妇女都打开了封闭一冬的窗户，坐在炕上给合作社挑选籽种；合作社的木匠，也在太阳地上叮当地修理农具，全村投入了生产的潮流中。

六、李福也转变了

从打把生产发动起来以后，老傅心里真敞亮了，工作劲头更大了。

有一天，他在李登明家吃过晚饭，就唠起这屯人们的生活情况。在谈话中，他从李登明的嘴里了解到除李登明家最困难以外，这屯还有十几户困难户。这些人之中还有的大不爱劳动，惹得一些社员对他们很不满意。特别是对和自己住在一块的李福印象更坏。人们都说：“咱们白揀个老爺子养活着。”

听到这件事，傅文棋心里核计着：必须解决这十几户困难问题。

他从李登明家出来，一边走一边想：今晚该和李福唠唠，想法帮助他参加劳动。

李福是个无家可归的人，成年住在村政府的冷屋子里，到处要米自己作饭吃。现在村里虽然成立了高级社，他仍旧不参加劳动过着讨饭吃的生活。老傅来到这里和他一块住，光忙着劳动生产，搞合作社的各种组织工作，就没顾得上和李福唠

嘮，李福也從來沒和老傅說過一句話。

李福身世貧苦。他今年有五十多歲，小个子，大骨头節，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說話還是個大舌头，總也嗚啦不清楚。他從小就給地主扛活。有一次給地主趕車，車翻了，因為他腿腳不靈，沒躲開，把腿壓壞了。從此再也沒人雇他干活了，只好到處白吃飯白干活，也沒娶上媳婦。“土改”時，他分了地，但因為跑腿一個人，沒處吃飯，又沒牲畜籽種，結果又把地賣了。到後來就給村上看屋，村里開會時就給各屯送信：誰家要是找他給挑担水、劈點柴火、抱抱孩子，他都不聲不響地去干。

这天晚上開完了會，幹部們都走了，屋里只剩下老傅和李福。老傅把烟包遞給李福。李福歛着老傅的臉接過烟包，用顫抖的手卷着烟。

“李福，你老這麼要着吃，能吃饱嗎？”老傅問李福。

李福只是卷着烟，沒有吭聲。

“我看你身體還能行，在社里參加點勞動，不比要着吃強嗎？”

“嗚哇（我）……嗚……，”李福臉憋得通紅地嗚啦着。老傅接着又向他解釋了參加勞動的好處，但卻沒得到反響。

第二天早晨，老傅和往常一樣，圍着屯子走了一圈。當他看到各家房頂升起縷縷的炊烟，該是吃早飯的時候了，傅文棋便轉回合作社辦公室。

剛進門就看到李福哭喪着臉，蹲在鍋頭上，喝一口水，吃一條鹹蘿卜。他挨過去也舀了一碗開水，站在那兒一邊喝一邊問李福：

“沒米啦咋的，怎麼不作飯呢？”

“嗚哇（我……）嗚哇咋個沒齊米，懶得動彈。……”李

福操着八斤半的舌头回答着。

“那你干点活兒，不比挨餓強嗎？”老傅問他。

“沒……沒……吃飯的地方，怎么干活呀？”

“合作社借給你吃的，行不行？”

“嗚……”李福嗚嗚了半天才說：“那誰肯干？”

老傅心里想，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可真难哪！社会主义應該叫他有家，應該把他变成一个爱劳动的人，变成一个有用的人。于是他从鄉里拿些粮票，到供銷社買了三十斤高粱米，叫李福給作飯，他就和李福在這兒另立了个灶火門。可是老傅又一想：自己吃飯的問題解决了，可对李福來說，只不过是眼前不挨餓罢了，要从根本上解决才行。

在管委會上，傅文棋正式提出合作社應該解决李福的吃粮和帮助他参加劳动的問題。当时就有人反对說：“他还能干活？誰家老娘們要是找他抱个孩子，挑担水，他倒滿乐意干。”

还有人挖苦地說：“他要能干活，不致于一輩子連个媳妇沒娶上。”傅文棋看到有些人不太通，便把自己的看法說出來了：“对这样的人咱們社有責任帮助他，改造他，只有帮助得好才能改造得好。帮助他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精神的，我看他也是个劳动出身的人，現在沒飯吃他又怎么干活呢？”接着他又向大家說道：“合作社帮助李福解决困难，叫他参加劳动生產，不僅是他一个人的問題，还能影响另外一些不爱劳动的人。”

“他真要能干活，就借給他粮。”听老傅这么一說，反对的看法也有些活动了。

帮助李福解决了吃飯的問題以后，他果然張罗要干活去。于是干部們又帮助他借了一把鍬，安排他和大伙去送糞。

到了第二天晚上剛吃過晚飯，老傅看李福悶悶不樂地坐在鍋台上，好像在想什么事。老傅知道准是發生了什么問題，可是他並沒有直接問李福。

“你是不是又沒烟抽了？”老傅說着就把自己的烟口袋遞給他。

“嗚……早就沒有了。”他接過烟口袋用挺粗的手指頭卷着烟，沒等卷好就撒了不少烟沫。老傅見他笨手笨腳的卷的挺費勁，就接了過來給他卷了一棵。

李福把烟抽着以後說：“明個嗚……嗚不干活了。”

“干得好好的，又怎麼啦？”老傅奇怪地問。

“混一天，少兩晌”，李福再也說不出什麼啦。

“搞合作社不干活可撈不到飯吃啊！”

“再不嗚……我離開這屯子，到那也餓不死。”看李福這個倔勁，老傅感到這不是一句話和兩句話能把他說通的，要說服他還必須找準原因。後來，經過了解才知道，李福白天裝糞車時，笨手笨腳地“撮”一鍬還裝不到車上半鍬，有些人就“刺”他，他來氣了，當時就和大伙吵吵起來，撂下鍬不干了。

老傅摸準這個情況以後，回來就給李福講社會主義的好處。對他解釋說：“大伙對你的態度是不對的，可是你發火也不全對啊！大伙瞧不起你，還不是因為過去看你身板挺壯，不願干活的緣故。現在你雖然干活兒了，可是不能一下子改變人們對你的看法，只要你今後繼續的干下去，人們自然就會喜歡你了”。老傅耐心地數落着，李福心里一陣一陣地感到難過；黨的幹部都這樣尊重自己，可自己偏不好好干對得起誰呢？於是對傅文棋說：“嗚……傅書記，你放心吧，明個我就下地去干活兒。”第二天，李福又繼續參加勞動了。

鏟地時候，社里給李福買了個鋤板，他自己安裝不上，也找老傅給安上了。李福成天和大伙一塊鏟地，雖然干得慢些，可是鏟的挺仔細。人們對李福有了好的看法，當着他的面對老傅說：“就憑李福這號人，你都能叫他干活，可真是個能耐！”

“不對啊，這是社會主義的力量，不是我的能耐，要沒有合作

社，他还不是挨餓？我不过是按着黨教導的辦法告訴他怎麼作罷了。”老傅解釋着說。

到秋後，李福掙了一百四十個勞動日，他第一次穿上自己睜錢買的新褲子、新布衫，還張羅自己頂房。別人逗他：“你娶個老伴吧！”“嗚……我……扯那個呢！”雖然咀里這麼說，但心里可是美滋滋的，覺得這也並不是辦不到的事情。

七、帶 徒 弟

春耕開始了，老傅整天和社員們在田地裡忙着。在生產當中，老傅深深地感到當前最大的問題，就是社主任郝光榮整天蹲在屋裡解決些瑣碎事情，不熟悉生產情況，研究工作又常常是自己說了算，不愛聽群眾意見。社員對郝主任的作風很不滿意，在干活歇氣的時候，有人就發牢騷說：“社主任是甩手掌櫃”的。如何改變社主任的工作作風，使他更好地領導起生產，這又成了老傅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了。可是，老傅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做好。有心找郝主任談談，又不敢談，因為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樣當主任才對；自己拿不出辦法光批評別人不對，並且也說服不了人。但他又一想，也不能總這麼悶着不解決呀！於是他便和郝主任研究怎樣把生產抓起來，把一些不關緊要的事情丟開。每逢研究到這裡，郝主任也提出了不少苦處。比如，有些事情本不應管，但是群眾老找你，這就非管不行。可是只要一管就纏得你頭暈腦漲，把生產也就丟掉了。另外，各隊缺什麼東西，合作社的各項制度執行不起來等等，都來找主任。聽到這些，老傅也一時束手無策，感到這二百多戶的領導人也真不好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傅文祺把如何改進作風問題提到了鄉裡。鄉總支認為：“郝光榮的根本問題是包辦代替、不信任群眾，因而陷入事務圈子裡，抓不住關鍵問題。只要信任群眾，工作中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傅文祺很贊同這一看法，對解決這一問題有